

# OV 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类型学特征<sup>\*</sup>

戴庆厦 邱 月

**提 要** 本文通过藏缅语的分析、比较,认为连动结构是藏缅语句法结构中的一个独立的单位,它能够大面积地存在是由 OV 型语序内部机制决定的。文章还认为藏缅语连动结构的词序先后与认知特点有关,但无绝对的蕴含关系。

**关键词** OV 型 藏缅语 连动结构 类型学

## ○ 引 言

连动结构(Serial Verbs Construction)是一个以语义语法范畴为链条组成的结构。从语义上看,是指同一主体发出的一个以上的动作行为;从语法上看,是指一个句子有一个以上存在连用关系的动词。连动结构描述的是完整的一个事件(one event),一个事件可能由一个以上的次事件组成,是对可以概念化为彼此关联的、按一定顺序结合的若干次事件进行编码。

按照类型学的观点,句子的基本语序与句法结构特点及其演变之间存在着蕴含关系。连动结构的特点依语序类型而异,OV 型藏缅语族语言(下文简称为“藏缅语”)与同语系的 VO 型语言的连动结构特点不尽相同。本文就连动结构的句法关系类型、与宾语的制约关系、受否定副词的限制以及语法化等几方面,研究 OV 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类型学特征。

在研究范围上,有两点要说明。一是连动结构的动词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本文主要分析两个连动动词的结构;二是连动结构有紧密相连无插入成分的,也有中间加连词或其他助词等插入成分的,由于有插入成分的连动结构范围可大可小,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主要分析无插入成分的连动结构。

## 一 连动结构的句法关系类型

**1.1 关于连动结构与并列、修饰、补充、支配等短语结构的关系** 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在一个层面上的,属于一个系统,连动与并列、修饰等关系是并行的。另一种认为,连动是从动词的连用关系来分析语言结构的,与其他几种关系不在一个层次上,但相互间有交叉。我们持后一种观点。

<sup>\*</sup> 本文曾在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语法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2007 年 10 月 27~29 日,中国武汉)。写作过程中黄成龙、胡素华、周毛草、李泽然等民族语言专家热情为我们提供有关语料,特致谢意。

1.2 藏缅语的连动结构,是就多个动词在句中连用形成的结构关系。它是一个偏重于语义的语义语法范畴。这种偏重语义的连动,实际上包括多种句法关系。其中主要有:并列关系、修饰关系、补充关系和支配关系。由于连动结构偏重于语义,因而与这些句法关系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但它们之间有交叉关系,或称嵌套关系,即连动包含了各种句法关系。这是藏缅语大多数语言的共性。

1.3 下面具体分析藏缅语连动结构不同类型的句法关系。

1.3.1 并列关系:并列的次序按动作先后排列。藏缅语大多数语言都有这个特点,因为都是由人的认知共性决定的。例如:

- (1)景颇语: naŋ<sup>33</sup> fa<sup>31</sup> wan<sup>33</sup> mi<sup>33</sup> fa<sup>31</sup> fa<sup>55</sup> u<sup>731</sup>! 你盛碗饭吃吧!  
你 饭 碗 一 盛 吃(句尾)

连动的动词之间结合可松可紧,紧的不加虚词。但为了强调动作的先后,也可以加上表示动作先后的连词。如上例可以加连词 n<sup>31</sup> na<sup>55</sup>(之后),说成 fa<sup>31</sup> n<sup>31</sup> na<sup>55</sup> fa<sup>55</sup>。

1.3.2 修饰关系:修饰成分在被修饰成分之前。二者结合紧密,一般不能加虚词。但形态发达的语言如羌语,在修饰成分后面有后缀标志。例如:

- (2)羌语(荣红): tɕile xua<sup>kuə</sup> fe-sue-ni dzə<sup>4</sup>. 我们削黄瓜吃。  
我们 黄瓜 方向-削-状语标志 吃:1复

1.3.3 补充关系:补充成分在被补充成分之后。大多数语言,二者结合紧密,不能加虚词。在藏缅语族语言里,补充关系的连动结构有许多是由“自动词+使动词”构成的。例如:

- (3)景颇语: ma<sup>31</sup> phe<sup>755</sup> khje<sup>55</sup> fa<sup>31</sup> pɕo<sup>755</sup> u<sup>731</sup> ai<sup>33</sup>. 他救出了孩子。  
孩子(宾助) 救 使出 (句尾)

- (4)波拉语: ɣai<sup>35</sup> va<sup>31</sup> jaŋ<sup>31</sup> ɣai<sup>55</sup> tɕɕ<sup>35</sup> pe<sup>731</sup> kha<sup>755</sup> ve<sup>55</sup>. 我爸爸把水筒打破了。  
我的爸爸(施助) 水筒 打 使破(助)

藏缅语的补充关系一般不加“得”。但有少数语言,有的是受汉语影响,可以在补充成分和中心成分之间加助词“得”。这种加“得”的句式,应该视为单纯的动补结构,不是连动结构。例如:

- (5)土家语: tɕhe<sup>21</sup> pi<sup>35</sup> xa<sup>21</sup> mo<sup>21</sup> phi<sup>21</sup> liau<sup>21</sup>. 碗打破了。  
碗 打(助词)破(助词)

1.3.4 支配关系:其语序是支配语在后,被支配语在前。这种关系的连动结构结合较紧,相互之间一般不加虚词。多出现在用“会”、“能”、“敢”等能愿动词构成的连动结构里。例如:

- (6)藏语(玛曲): khər gi li ɕi ɣə. 他会做。  
他(施事)做 会

- (7)仙岛语: ŋjaŋ<sup>31</sup> phak<sup>31</sup> khuai<sup>31</sup> kjo<sup>31</sup> kai<sup>755</sup> se<sup>51</sup>. 他敢吃鱼腥草。  
他 鱼腥草 吃 敢(助)

- (8)羌语(荣红): tɕile ɰzə ɰue-k ə-dzɛ<sup>4</sup>. 我们商量去钓鱼。  
我们 鱼 钓-去 方向-商量:1复

- (9)藏语(玛曲): khər gi tɕhoŋ walə sa na ndot ko kə. 他想吃梨。  
他(施事)梨 吃(虚词) 想

如例(9),藏语支配关系的连动结构,也可以插入虚词。藏语的并列、修饰、补充三种连动结构,一般要在连动动词之间插入一个表示顺承或关联的虚词 ni,口语中依前一音节韵尾而常

常发生相应的音变(变式有 na,ji,ri 等)。这与其他藏缅语有些不同。例如:

(10) khər gi si tok hki ji si taŋ zək. 他偷吃了水果。

他 (施事) 水果 偷 (虚词) 吃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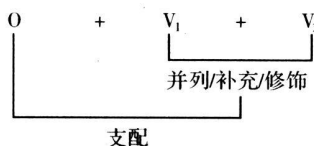
以上四种关系的连动结构,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并列关系,其次是补充关系,修饰关系和支配关系出现最少。

## 二 连动结构与宾语的制约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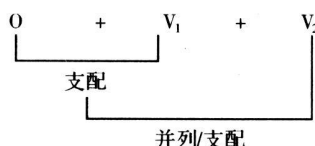
OV 型语言的宾语有单宾语和双宾语之分。单宾语的使用频率比较高,本文主要分析单宾语句的连动结构,也提及双宾语句和兼语句中的连动结构。

### 2.1 单宾语句的连动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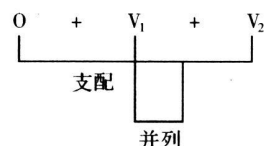
OV 型语言的连动结构作谓语时,都在主语宾语之后,构成“S+O+V<sub>1</sub>(VP<sub>1</sub>)+V<sub>2</sub>(VP<sub>2</sub>)+…+V<sub>n</sub>(VP<sub>n</sub>)”的格式。由于连动结构的不同动作行为都是由同一个主体发出的,主语是施事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连动结构的谓语与主语的关系比较单纯。但与宾语的关系则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 V<sub>1</sub> 与 V<sub>2</sub> 共同与宾语构成支配结构,V<sub>1</sub> 与 V<sub>2</sub> 之间有并列、补充、修饰等三种关系(无支配关系)(如图一);另一种是 V<sub>1</sub> 先与宾语构成支配结构,V<sub>2</sub> 再与该支配结构构成并列和支配两种关系(如图二)。但也有少量是 V<sub>2</sub> 先与宾语构成支配结构,再与该支配结构构成并列关系(如图三)。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一的 V<sub>1</sub> 和 V<sub>2</sub> 虽然与宾语都有关系,但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两个动词都能直接支配宾语;另一是只有其中的 V<sub>1</sub> 支配宾语,V<sub>2</sub> 是 V<sub>1</sub> 的补充成分,二者构成补充结构,带宾语。分别叙述、举例如下:

#### 2.1.1 V<sub>1</sub> 与 V<sub>2</sub> 共同作宾语的谓语

这种句子,连动结构中不同动词的次序是按动作先后排列。一般是,先出现的动作在前,后出现的动作在后。

V<sub>1</sub> 与 V<sub>2</sub> 是并列关系。这种类型比较常见。

(11) 喀卓语:ŋa<sup>33</sup> tshɣ<sup>31</sup> o<sup>31</sup> zɿ<sup>323</sup> tsa<sup>31</sup>. 我们炒菜吃。

我们 菜 炒 吃

(12) 彝语(凉山):ŋo<sup>31</sup> dza<sup>33</sup> mu<sup>44</sup> dzu<sup>33</sup>. 我们做饭吃。

我们 饭 做 吃

V<sub>1</sub> 与 V<sub>2</sub> 是补充关系:

(13) 景颇语:ma<sup>31</sup> phe<sup>55</sup> ka<sup>31</sup> jat<sup>31</sup> tʃä<sup>31</sup> khʒit<sup>31</sup> ai<sup>33</sup>. 他为了吓唬而打孩子。

他 (宾助) 打 使怕 (句尾)

(14) 载瓦语:jaŋ<sup>51</sup> thu<sup>55</sup> pat<sup>21</sup> kho<sup>55</sup> pe<sup>51</sup>. 他把竹筒打裂了。

他 竹筒 打 使裂 (已行体谓助)

V<sub>1</sub> 与 V<sub>2</sub> 是修饰关系:

(15) 勒期语: ɲjaŋ<sup>33</sup> khjo<sup>33</sup> tʃa:ŋ<sup>55</sup> sɑ:<sup>55</sup>. 他绕路走。

他 路 绕 走

(16) 羌语(荣红): the: gue: fo-su-ŋi ke. 他绕路走。

他 路 方向-绕-状语标志 去

2.1.2 V<sub>1</sub> 与宾语组成支配结构, V<sub>2</sub> 再与该支配结构构成并列、支配两种关系。

V<sub>2</sub> 与 V<sub>1</sub> 组成的支配结构是并列关系:

(17) 彝语(禄劝): ɲo<sup>33</sup> thi<sup>21</sup> su<sup>33</sup> li<sup>21</sup>. 我去找他。

我 他 找 去

(18) 哈尼语: a<sup>31</sup> jo<sup>31</sup> xɔ<sup>55</sup> gɔ<sup>31</sup> a<sup>33</sup> mi<sup>31</sup> kho<sup>31</sup> xe<sup>31</sup> li<sup>33</sup>. 他去山里砍柴。

他 山(助词) 柴 砍 去

V<sub>2</sub> 与 V<sub>1</sub> 组成的支配结构是支配关系:

(19) 纳西语: thu<sup>33</sup> ba<sup>33</sup> la<sup>33</sup> su<sup>55</sup> mu<sup>31</sup> sər<sup>33</sup>. 他喜欢穿新衣服。

他 衣服 新 穿 喜欢

(20) 喀卓语: ɲa<sup>33</sup> kha<sup>55</sup> tso<sup>31</sup> tɕhi<sup>31</sup> ɲa<sup>31</sup> li<sup>323</sup>. 我会说喀卓语。

我 喀卓 话 说 会

2.1.3 V<sub>2</sub> 与宾语组成支配结构, V<sub>1</sub> 再与该支配结构构成并列关系。这类结构出现频率较低。例如:

(21) 景颇语: ɲai<sup>33</sup> lai<sup>31</sup> ka<sup>733</sup> sa<sup>33</sup> thi<sup>55</sup> n<sup>31</sup> ai<sup>33</sup>. 我去念书。

我 书 去 念(句尾)

(22) 勒期语: a<sup>33</sup> phou<sup>55</sup> khəm<sup>55</sup> tɔ<sup>731</sup> pha:ŋ<sup>53</sup>. 爷爷上来开门。

爷爷 门 上来 开

2.1.4 使用频率较高的“来”、“去”, 其语序与其他动词不同。藏缅语“来”、“去”在连动结构中有两种语序: 一是“来、去”如前所述按动作出现前后的次序排列的; 二是不按动作出现前后的次序排列, 放在另一动词后面。但不同语言的情况有所不同。如哈尼语的“来、去”只能放在另一动词的后面。这就违反了“动作居前位置居前”的原则。例如:

(23) ɲa<sup>55</sup> ja<sup>33</sup> xɔ<sup>31</sup> ɣɣ<sup>55</sup> li<sup>33</sup>. 我去买烟。

我 烟 买 去

如果在两个动词之间加上连词 a<sup>55</sup> ne<sup>33</sup> (之后), 就不会违背上列原则, 但语义有差异。例如:

(24) ɲa<sup>55</sup> ja<sup>33</sup> xɔ<sup>31</sup> ɣɣ<sup>55</sup> a<sup>55</sup> ne<sup>33</sup> li<sup>33</sup>. 我买了烟后去。

我 烟 买 (连) 去

哈尼语由“来、去”构成的连动, 还能通过动词的变调表示动作顺序的不同。例如:

(25) ɣo<sup>31</sup> tshɔ<sup>31</sup> ɣ<sup>31</sup> li<sup>33</sup> 去背菜      ɣo<sup>31</sup> tshɔ<sup>31</sup> ɣ<sup>31/55</sup> li<sup>33</sup> 背菜去

菜 背 去      菜 背 去

类似哈尼语的语言还有喀卓语、载瓦语、彝语、纳西语等。例如:

(26) 喀卓语: ɲa<sup>33</sup> zi<sup>33</sup> tshɣ<sup>31</sup> vu<sup>24</sup> zi<sup>33</sup>. 我去叫他们。

我 他们 叫 去

(27) 载瓦语: ɲo<sup>51</sup> thaŋ<sup>21</sup> xo<sup>51</sup> e<sup>51</sup> le<sup>51</sup>. 我去找柴。

我 柴 找 去 (谓语助词)

(28) 彝语(凉山): ɲo<sup>31</sup> dzɿ<sup>44</sup> tɕho<sup>33</sup> sɿ<sup>33</sup> zɿ<sup>31</sup> bo<sup>33</sup>. 我们一起去找柴。

我们 一起 柴 找 去

(29) 纳西语: thuw<sup>33</sup> ɕi<sup>55</sup> ly<sup>31</sup> xə<sup>31</sup>. 他去看戏了。

他 戏 看 去

景颇语的情况有些不同。景颇语的 sa<sup>33</sup>(去、来)和 wa<sup>31</sup>(回来)大多用在别的动词之前,但二者的用法有所不同。sa<sup>33</sup>(去、来)与别的动词结合,放在前面的为常见,但也可以放在后面,表示动词行为先于别的动词。当 sa<sup>33</sup>帮助动词补语时,由于结构复杂化,只能放在别的动词之后。例如:

(30) ɲjau<sup>33</sup> wan<sup>31</sup> sa<sup>33</sup> tha<sup>31</sup> ai<sup>33</sup>. 猫去取火。

猫 火 去 取 (句尾)

(31) khɰu<sup>33</sup> tu<sup>31</sup> phe<sup>55</sup> kjam<sup>33</sup> sa<sup>33</sup> wa<sup>31</sup> ai<sup>33</sup> mak<sup>31</sup> khju<sup>31</sup> ʒe<sup>51</sup>. 是去猎取斑鸠的猎人。

斑鸠 (宾助) 猎取 去 (助动) 的 猎人 是

但 wa<sup>31</sup>的情况不同。若位于别的动词前,表示“回来”义,而位于别的动词之后,成为助动词作补语,意为“起来”,这就是另外一个词了。例如:

(32) ɲje<sup>55</sup> a<sup>31</sup> sum<sup>31</sup> ʒi<sup>31</sup> sum<sup>31</sup> tam<sup>33</sup> wa<sup>31</sup> khje<sup>55</sup> ai<sup>33</sup>. 他来救我的性命。

我的 的 生 命 来 救 (句尾)

(33) ʃi<sup>33</sup> kã<sup>31</sup> lo<sup>33</sup> wa<sup>31</sup> sai<sup>33</sup>. 他做起来了。

他 做 起来 (句尾)

## 2.2 双宾语句的连动结构

如果宾语是双宾语,连动结构一般由两个动词组成,在语义上一个指向直接宾语,一个指向间接宾语。其顺序是指向直接宾语的动词在前,指向间接宾语的动词在后。两个动词之间一般不能加虚词。例如:

(34) 景颇语:

ʃi<sup>33</sup> ka<sup>31</sup> ʃa<sup>31</sup> ni<sup>33</sup> phe<sup>55</sup> lai<sup>31</sup> ka<sup>33</sup> ka<sup>31</sup> ʒan<sup>55</sup> ja<sup>33</sup> ma<sup>55</sup> nu<sup>55</sup> ai<sup>33</sup>. 他分书给孩子们。

他 孩子 们 (宾助) 书 分 给 (句尾词)

(35) 羌语(荣红):

qa the: fa a-pai zə-pə-ŋi de-la:. 我买一件衣服给他。

我 他 衣服 一件 方向-买-状语标志 方向-给:将行体:1 单

在汉语里,这种带双宾语的连动结构有两种形式:一是像藏缅语一样两个动词连用,另一是分开后分别与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构成支配结构。例如:

(36) a. 我送给弟弟一件衣服。 b. 我送一件衣服给弟弟。

(37) a. 弟弟分给他一个苹果。 b. 弟弟分一个苹果给他。

## 2.3 兼语句中的连动结构

兼语式在汉语研究中是不是连动结构,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兼语式是连动结构,有的则认为兼语式与连动结构是两种不同的句型。<sup>①</sup>汉语兼语式的不同动词不能连用,中间要插入兼语,但藏缅语的兼语式由于 OV 语序决定了不同动词大都是连在一起的。虽然不同的动词连在一起,但连动结构内不同动词的语义不都是属于主语的,而是一个属于主语,一

个属于宾语。但属于宾语的动作与主语有间接的语义关系,是主语发出的动作引起的。这类特点不同于上面几类,是连动结构中特殊的一种类型。所以我们主张把兼语式的不同动词也视为连动结构。例如:

(38) 载瓦语:  $j\grave{a}ŋ^{31} ts\check{a}^{31} saŋ^{51} le^{55} khje^{55} tho^{51} lo^{55}$ . 他救孩子出来。

他 孩子 (宾助) 救 出 来

(39) 勒期语:  $\eta o^{53} \eta jaŋ^{33} le^{55} m\check{a}^{33} kh\grave{o}n^{55} khu:n^{55} m\grave{o}^{755} pje^{33}$ . 我教他唱歌。

我 他 (宾助) 歌 唱 教 了

但在少数语言里,当兼语的谓语又带宾语时,两个动词被该宾语隔开。例如:

(40) 土家语:  $\eta a^{33} pha^{21} phu^{55} t\check{e}iau^{21} tsh\check{a}^{21} k\check{a}^{55}$ . 我叫爷爷赶场。

我 爷爷 叫 场 赶

这种句子在别的语言里,要加连词连接动宾结构。例如:

(41) 哈尼语:  $\eta a^{33} a^{31} bo^{55} j\check{o}^{55} ga^{55} dz\check{I}^{33} dzu^{33} le^{55} gu^{55}$ . 我叫爷爷上街。

我 爷爷 (宾助) 街 赶 (连词) 叫

### 三 连动结构受否定副词的限制

3.1 藏缅语的否定副词限制连动结构时有两种语序:一种是在整个连动结构的前面,如拉祜、勒期、羌语等语言;另一种是在连动结构的中间,如彝、纳西、怒苏等语言。二者以前者为多。这种结构是把连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例如:

(42) 拉祜语:  $ta^{53} xe^{21} tsh\check{i}^{33} zo^{53} ma^{53} te^{33} ga^{53}$ . 这事情他不肯做。

事情 这 他 不 做 肯

(43) 勒期语:  $\eta o^{53} \eta jaŋ^{33} le^{55} a^{33} t\check{e}i^{53} \text{ɔ} \eta^{33}$ . 我说不过他。

我 他 (宾助) 不 说 赢

(44) 波拉语:  $j\check{o}^{31} jam^{55} a^{31} kam^{35} la^{35}$ . 她不愿意回家。

她 家 不 愿 回

(45) 仙岛语:  $\eta o^{55} kjo^{55/31} n^{31} kjo^{31/51} lau^{55}$ . 我不想吃饭。

我 饭 不 吃 想

(46) 羌语(荣红):  $qa dze mo-x\check{s}u-a$ . 我不敢说。

我 说 不-敢-1 单

否定副词出现在连动结构中间的。例如:

(47) 彝语:  $tsh\check{I}^{33} te^{31} z\check{i}^{33} huw^{31} a^{31} z\check{I}^{33}$ . 他不去看电影。

他 电影 看 不 去

(48) 纳西语:  $tshw^{33} n\check{e}i^{33} xa^{31} m\check{a}^{33} buw^{33}$ . 今天不想买。

今天 买 不 想

3.2 以上两种形式的差异,反映了不同语言对连动结构不同的认知观点。否定副词放在连动结构之前的,是把连动结构看成是紧密相连的单位,不能分隔开;否定副词插入两个动词之间的,反映说话人把连动结构看成是一个松散的、可以隔开的单位。

### 四 连动结构的语法化

4.1 连动结构是一个常用的语法单位,在使用过程中两个动词会因并立而出现强弱之

分,产生语义的不对称,其中变弱的就会出现语法化。

4.2 藏缅语连动结构的语法化,在几种语法关系中主要出现在动补关系的后一个动词上。这是因为动补关系的连动结构,重心在前一个动词上,所以后一个动词常出现语法化。特别是“来”、“去”作补语时,更易于语法化。

如景颇语,属于动补关系的连动结构,若作补语的是动词,则大多出现语法化现象,虚化为助动词。语法化后的意义与原义已有区别。例如:

(49) tʃoŋ<sup>31</sup> ma<sup>31</sup> ni<sup>33</sup> khom<sup>33</sup> tʃai<sup>31</sup> ŋa<sup>31</sup> ma<sup>31</sup> ai<sup>33</sup>. 学生们随便走走。

学生 们 走 玩 正 (句尾)

tʃai<sup>31</sup> 原为实义动词“玩”,用在“走”之后,语法化为助动词,表示“随便”义。

4.3 哈尼语的 dza<sup>33</sup>(吃),常放在另一个动词后,构成连动关系。但 dza<sup>31</sup>(吃)已语法化,没有“吃”的意义,强调动作行为的获得。例如:

(50) ŋa<sup>55</sup> tie<sup>24</sup> zi<sup>33</sup> xu<sup>33</sup> dza<sup>31</sup> a<sup>55</sup>. 我看电影了。

我 电影 看 吃 (助)

哈尼语的“来、去”可以放在动词后构成连动,但动词义已语法化,表示动作发生发展的情态。例如:

(51) ɕi<sup>55</sup> me<sup>55</sup> tha<sup>31</sup> e<sup>55</sup> mi<sup>31</sup>, a<sup>31</sup> jo<sup>31</sup> tsɿ<sup>31</sup> pe<sup>33</sup> li<sup>33</sup> ŋa<sup>33</sup>. 不要这样说,他会生气的。

这样 不要说(助) 他 生气 去(助)

怒苏、勒期、纳西、基诺等语言也有这种现象。例如:

(52) 怒苏语: ɕi<sup>55</sup> va<sup>53</sup> va<sup>53</sup> la<sup>35</sup> ga<sup>31</sup>. 桃花逐渐开了。

桃 花 开 来 (助词)

“看”在藏缅语里如果用在另一动词之后,也大多语法化为“尝试”义。例如:

(53) 彝语: nu<sup>33</sup> ndʒa<sup>55</sup> ndʒɿ<sup>31</sup> mu<sup>33</sup> tshɿ<sup>31</sup> lɔ<sup>33</sup> ŋo<sup>31</sup> hu<sup>44</sup>. 你好好地想想看。

你 好 好 (助) 一 下 想 看

(54) 门巴语(仓洛): ai<sup>55</sup> pa<sup>13</sup> tɕim<sup>13</sup> kot<sup>13</sup> ke<sup>55</sup>. 咱们问问看。

咱们 问 看 (助)

4.4 景颇语还有一种在藏缅语中少有的语法化现象,即泛指动词与其他实义动词连用时,若居于实义动词之前,而且前面还有状语,就容易语法化为状语的后缀。这种语法化的条件有二:一是在实义状语之后,二是在实义动词之前。例如:

(55) kap<sup>55</sup> kap<sup>55</sup> ti<sup>33</sup> mā<sup>31</sup> kap<sup>31</sup> tɔŋ<sup>31</sup> u<sup>31</sup>! 你紧紧地贴上去!

紧贴状(泛指动词)贴 (助动)(句尾)

4.5 总之,语法化是藏缅语的连动结构的一个演变趋势。语法化的成分大多居于连动结构的后一动词上。

## 五 结 论

综观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特点,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5.1 连动结构是句法结构中的一个独立的单位,与并列、修饰、补充等句法结构不在一个层次上,二者有交叉。

对 VO 型汉语连动结构在句法结构中是否独立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结构系统,如赵元任(1979)说:“连动式是介乎并列结构和主从结构之间

的一种结构,但更接近后者。”吕叔湘(1979)也认为“一直有人要取消它,也一直没取消得了。”“看样子连动式怕是要终于赖着不走了。”<sup>②</sup>另一种意见是连动结构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如张静(1977)首先列出了代表各家关于连动式(包括异名同实的)分类的18个例句,根据各种结构类型特有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特点,对这18个例句逐项加以分析批驳,最终全部否定它们是连动句。他批评连动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连动式’的存在完全是多余的,对语法分析有害无益。”

从藏缅语的语言实际看,由于OV型语序的原因,连动结构出现的频率大大高于VO型语序的汉语。不同动词构成了系统的连动语法关系,这就决定了藏缅语连动结构独立存在的必要。

5.2 藏缅语的连动结构能够大面积地存在,这是由OV型语言的内部机制决定。OV型语言,动词谓语都在主语、宾语之后,构成了“两大板块”,不像VO型的汉语的连动结构,随时可以被宾语隔开。藏缅语的动词谓语由于处于后一板块中,因而允许不同的动词连用。如景颇语、勒期语等语言不但有两个动词连用,还有两个以上的动词连用。例如:

(56)景颇语:ʃan<sup>55</sup> the<sup>33</sup> tsun<sup>33</sup> kă<sup>31</sup> lo<sup>33</sup> ʃa<sup>55</sup> lom<sup>31</sup> ma<sup>23</sup> ai<sup>33</sup>. 他们参加围捕鱼。

他们 围鱼 做 吃 参加(句尾)

(57)勒期语:ɰ<sup>53</sup> khun<sup>55</sup> min<sup>31</sup> mo<sup>33</sup> p:<sup>55</sup> lam<sup>55</sup> nău<sup>53</sup>. 我想去昆明玩。

我 昆 明(方所助词) 去 玩 想

而且,OV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各种结构关系,紧密度比较高,在句中是作为一个整体充当句子成分,如受否定副词的限制。除少数连词外,一般不能插入实词成分。这一特点与VO型的汉语不同。汉语连动式的结合度相对较松,如果有宾语的话,还可以放在连用的动词之间;如果哪个动词要表示时态,时态助词还可以根据语意表达的需要或放在两个动词之后,或放在两个动词之间。例如:

(58)我盛了碗饭吃。/ 我盛碗饭吃了。

5.3 藏缅语连动结构的词序先后与认知特点有关,但无绝对的蕴含关系。并列关系、修饰关系、补充关系的连动结构大多是先出现的动作居前,后出现的动作居后。但也有反例。主要是一些语言居后的“来、去”,则表示动作先行。(例见上文)而支配关系的连动结构,先发生的动作支配语在后,不符合上述规则。(例见上文)

#### 附 注

①朱德熙先生(1985:57)认为,“兼语式的形式是 $V_1+N+V_2$ ”,“把兼语式看成是跟连动式对立的结构是不妥当的。连动式可以按照其中的N和 $V_2$ 之间的不同的关系分成若干小类,兼语式只是其中的一类,即N是 $V_2$ 的施事的那一类。”李临定先生(1986)认为连动句型与兼语句型是相互独立的两种句型。

②参见赵元任(1979)。赵元任(1979)还认为“连动式类似并列结构在于能逆转而仍然合乎语法,但是跟并列结构不同在于逆转之后极可能改变意思。”(参见吕叔湘1979:83)。

#### 参考文献

戴庆厦 1999《景颇语的连动式》,《民族教育研究(动词研究专辑)》增刊。

戴庆厦、李泽然 2000《哈尼语的“来”、“去”》,《民族语文》第5期。

戴庆厦、徐悉艰 1992《景颇语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李临定 1986《现代汉语句型》,北京: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 2007 《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 2005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北京:商务印书馆。
- 石毓智 2006 《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徐 杰 2005 《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角——第一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张 静 1977 《“连动式”和“兼语式”应该取消》,《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5 《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 1980~1990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有关藏缅语的分册),北京:民族出版社。

(戴庆厦、邱月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100810)

## 《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丛书》计划研讨会召开

出版国际性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丛书计划研讨会 2008 年 1 月 6 日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举行,会议为期一天。丛书合作单位美国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李英哲教授、中国台湾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秘书长董鹏程研究员、中国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振兴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福义教授和副主任汪国胜教授等出席了会议。与会人员就丛书的性质、内容、读者对象、运作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共识。该丛书定名为《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丛书》,选编性质可以是论文选编,也可以是著作摘编,包括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两大片。汉语教学片,突出“理论·方法·应用”、“地区华语教学”、“特殊语体教学”三个方面。无论选编还是摘编,都力求反映出各领域研究的优秀成果。该丛书面向国际,以硕士研究生水准的学者为基本对象,也能适用于本科生水准和博士生水准的学者,还能在相当大程度上满足母语非汉语的语言研究者的需要。整套丛书将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先期启动《汉语方言比较语法》、《地区华语教学》、《汉语方言面面观》3种,待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拟分别由大陆和台湾两地出版社以简体和繁体两种版本出版。该丛书由邢福义教授和李英哲教授共同主编,参加丛书计划的还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单位。

# HANYU XUEBAO

## CHINESE LINGUISTICS

May 2008

###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 **Dai, Qingxia & Qiu, Yue, On the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OV Typ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t has been concluded in this paper that (1) the Serial Verbs Construction (SVC) is an independent grammatical structure in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2)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SVCs in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due to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OV type languages; and (3) the word order of the SVC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s related to som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but there is no absolute implic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Key words:** OV typ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Serial Verbs Construction (SVC), typology

#### **Peng, Xiaohui & Chu, Zexiang, On *Liangge* (两个) Expressing Dual in Qidong Dialect**

*Liangge* (两个) in Qidong dialect can be used directly behind a personal pronoun, or the name of a person, or an appellative, expressing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f dual. The article shows that *liangge* (两个) has become a quasi-dual-marker, and the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development is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Qidong dialect in Hunan Province, *liangge* (两个), quasi-dual-marker

#### **Zhou, Saihong, On the Phonetic Development and Its Mechanism in Chenxi Dialect in the Past 70 Years**

In the past 70 years, Chenxi dialect has undergone great phonetic changes in *Xian-Shan* (咸山) Sound Group (SG), *Xie* (蟹) SG, *Jia* (假) SG, *Guo* (果) SG, and *Yu* (遇) SG.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mechanism of phonetic development is the push shift arising from the loss of the coda of *Xian-Shan* (咸山) SG and *Xie* (蟹) SG.

**Key words:** Chenxi dialect, phonetic development, push shift

#### **Fang, Huanhai & Zhao, Xiaomin, On the “Infinitive” Structure in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minal Clauses**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whether there exist “infinitive” structures in Chinese.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verbs like *wei* (为), *zuo* (作/做), *cheng* (成) and *shi* (是) have been grammaticalized into quasi-morphological-markers in some special constructions, which can be analogous to the infinitive “to be” in English, and considered as “infinitive” markers in Chinese.

**Key words:** infinitive, nominal claus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quasi-morphological-marker

#### **Liu, Jiesheng,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Resultative and Its Configuration with Nouns**

Whether the resultative clause emphasizes the resultative state or the process of change, and whether the resultative predicate is grammaticalized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closeness between the main clause and the resultative claus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above two factors determine the basic configuration of resultative structures with nouns.